

论著·调查研究

广州市部分医疗机构作业治疗服务开展现状调查^{*}

王海欣^{1,2}, 林芷铃^{1,2}, 秦凯越^{1,2}, 杨金玉^{1,3}, 张 仪^{1,2}, 张燕妮^{1,3△}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东 广州 510700; 2. 广州医科大学, 广东 广州 510700; 3.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 广东高校生物靶向诊治与康复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700)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部分医疗机构作业治疗(OT)服务开展现状。**方法** 选取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4 月广州市区青年 OT 师 73 名, 采用问卷调查其现状、主要工作领域和服务内容、培训情况等。**结果** 在工作压力方面, 69 名受访者表示有压力或压力较大, 仅有 4 名表示轻松无压力。在单位 OT 服务供给与需求方面, 58 名受访者认为供给小于需求, 6 名认为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 9 名认为供给大于需求。在 OT 实践模式方面, 人-环境-作业模式占 86.30%(63/73), 人-环境-作业-作业表现模式占 39.73%(29/73)。在 OT 服务形式方面, 患者主动就医占 95.89%(70/73)。在主要 OT 服务领域方面, 前 4 位分别是神经、肌肉骨骼、老年、儿童发育障碍。所在单位开展 OT 培训情况如下: 每月小于 2 次占 20.55%(15/73), 每月大于或等于 2 次占 54.79%(40/73), 每年 1 次占 15.07%(11/73), 每季度 1 次占 9.59%(7/73)。73 名受访者中, 42 名(57.53%)表示在临床工作中同时也进行科学技术研究, 31 名(42.47%)表示不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结论** 广州市区 OT 服务发展迅速, 有关单位也在逐渐加强 OT 治疗师的培训, 但青年 OT 治疗师服务领域局限、社区 OT 及精神心理疾患 OT 发展不足、康复治疗分工不够明确、医患沟通与合作仍需加强等问题仍然存在。

[关键词] 作业治疗; 医疗机构; 问卷调查

DOI:10.3969/j.issn.1009-5519.2025.06.031

中图法分类号: R492

文章编号: 1009-5519(2025)06-1436-03

文献标识码: A

Surve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service in som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Guangzhou^{*}

WANG Haixin^{1,2}, LIN Zhiling^{1,2}, QIN Kaiyue^{1,2}, YANG Jinyu^{1,3}, ZHANG Yi^{1,2}, ZHANG Yanni^{1,3△}

(1.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700, China; 2.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700, China; 3.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Biological Targeting Diagnosis,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of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7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y(OT) services in som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Guangzhou. **Methods** A total of 73 young OT therapists in Guangzhou urban area from November 2023 to April 2024 we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main work fields, service contents, training conditions, etc. by questionnaire. **Results** Regarding work pressure, 69 respondents reported feeling stressed or experiencing significant pressure, while only four reported feeling relaxed and without pressure. In terms of OT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58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 supply was less than the demand, six believed the supply and demand were roughly balanced, and nine believed that the supply exceeded the demand. In terms of OT practice models, the person-environment-occupation model was used by 86.30%(63/73), and the person-environment-occupation-performance model was used by 39.73%(29/73). In terms of OT service formats, 95.89%(70/73) of patients initiated medical visits. The main OT service areas were as follows: neurology, musculoskeletal, geriatrics, and pediatr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were the top

^{*}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广东省临床教学基地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粤高教函[2023]32 号—NO. 81); 2023 年度广州市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一流课程项目(2023 YLKC030); 2022 年广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广医大发[2022]124 号—NO. 33); 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学成果培育项目)(2024111264); 广州市教学成果培育项目(2023128383); 2023 年高水平“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经费”资助项目(2022JXD001, 2022JXD003), 广东高校生物靶向诊治与康复重点实验室项目(2021KSYS009)。

作者简介: 王海欣(2000—), 本科, 主要从事作业治疗研究。 △ 通信作者, E-mail: yannizhang0828@gzhmu.edu.cn。

four. The OT training situation in the respondents' institutions was as follows: less than two sessions per month for 20.55% (15/73), two or more sessions per month for 54.79% (40/73), once per year for 15.07% (11/73), and once per quarter for 9.59% (7/73). Among the 73 respondents, 42 (57.53%) reported engag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longside clinical work, while 31 (42.47%) did not. **Conclusion** OT service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in Guangzhou,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are gradually strengthening training for OT therapist. However, issues such as limited service areas for young OT therapist,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OT and OT for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unclear division of labor i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nd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still exist.

[Key words] Occupational therapy; Medical institutions; Questionnaire survey

作业治疗(OT)自 20 世纪 80 年代随现代康复医学的引入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1]。OT 以康复对象为中心,通过有选择的作业活动和(或)适当的环境干预来改善躯体、心理和社会功能,促进活动和参与,提高生活质量^[2-3]。然而,老龄社会的加速到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服务要求提高等,对 OT 从业人员的数量、服务质量、服务范围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5]。目前,OT 存在从业人员短缺、服务机构短缺、服务内容简单、OT 理念和临床思维需要提高等问题^[2,4,6-7],OT 师作为康复医疗队伍的重要力量,其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康复医疗的发展情况^[8],而青年 OT 人才作为未来行业的中坚力量之一,也能对该地区 OT 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 OT 服务开展可能存在的问题,特以广州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广州市部分医疗机构青年 OT 师的服务现状及 OT 开展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4 月广州市青年 OT 师 73 名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工作机构为广州市内开展作业治疗的公立医疗机构、经卫生部门批准设立的非公立专科医院、残联、民政福利机构或高校;(2)从事作业治疗服务工作 1 年以上的在岗人员;(3)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已离职、转业或从事 OT 相关工作不足 1 年;(2)问卷填写不完整或数据存在矛盾。本调查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GYWY-L2023-54)。

1.2 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查阅相关参考文献^[7,9-10]、咨询国内相关 OT 专家后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以选择和问答为主要方式,共 31 题,涵盖 3 个方面:(1)青年 OT 师现状及 OT 服务供需情况,包括人员基本信息、从业压力、服务供需情况等信息;(2)OT 实践模式、服务形式、主要工作领域和服务内容;(3)OT 培训、科学研究开展情况及建议。由调查者通过微信问卷在广州市内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73 份,回收有效问卷 73 份,有效回收率 100.00%。

1.3 统计学处理 将数据导入 Excel2013 软件进行整理分析,使用 SPSS23.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青年 OT 师现状及 OT 服务供需情况 73 名受

访者中,女 54 名,男 19 名;年龄 21~34 岁;公立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52 名,其中综合医院 40 名,康复医院 5 名,妇幼保健院 1 名,中医院 2 名,精神卫生院 2 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2 名;高校从业人员 11 名,残联、民政福利机构等其他单位从业人员 10 名。在工作压力方面,69 名受访者表示有压力或压力较大,仅有 4 名表示轻松无压力。在单位 OT 服务供给与需求方面,58 名认为供给小于需求,6 名认为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9 名认为供给大于需求。

2.2 OT 实践模式、服务形式、主要工作领域和服务内容 在 OT 实践模式应用方面,人-环境-作业模式(PEO)应用最广[86.30% (63/73)],其他模式依次为人-环境-作业-作业表现模式[39.73% (29/73)]、加拿大作业表现模式[26.03% (19/73)]、人类作业模式[19.18% (14/73)]、河川模式[4.11% (3/73)]。在 OT 服务形式方面,患者主动就医占主导[95.89% (70/73)],上门服务(居家、社区 OT)仅占 4.11% (3/73)。在主要 OT 服务领域方面,前 4 位分别是神经、肌肉骨骼、老年、儿童发育障碍,较少开展精神心理、职业(工伤)相关、烧伤,早期 OT 介入主要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肌肉骨骼、老年心肺疾病和儿童相关疾病。在 OT 服务内容方面,常规开展的内容包括手功能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治疗性作业活动、认知康复,较少开展心理康复、职业康复、感觉统合治疗、音乐治疗、压力治疗、矫形器与假肢干预、环境改造与辅具制作。在特色 OT 活动开展方面,93.15% (68/73)的受访者表示未开展过有当地特色的 OT 活动,仅 6.85% (5/73)开展过相关活动(如国际 OT 日活动和打麻将、唱粤语歌和粤剧等),组织开展的特色 OT 活动相对较少,人们对 OT 的了解也相对较少。

2.3 OT 培训、科学研究开展情况及建议 所在单位开展 OT 培训情况如下:每月小于 2 次占 20.55% (15/73),每月大于或等于 2 次占 54.79% (40/73),每年 1 次占 15.07% (11/73),每季度 1 次占 9.59% (7/73)。73 名受访者中,42 名 (57.53%)表示在临床工作中同时也进行科学技术研究,31 名 (42.47%)表示不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其中未开展科学研究的原因是:(1)临床工作繁重,无闲置时间从事科研;(2)科研基础薄弱,相关经验不足;(3)没有参与研究的渠道和

合适的课题;(4)单位条件不允许。受访者对于发展 OT 的建议主要是:开展更多具有 OT 特色且与物理治疗等区分的治疗服务,明确 OT 师的岗位和职业划分,希望单位能更多地关注 OT 的发展,加快 OT 融入社区康复服务。

3 讨 论

3.1 青年 OT 从业人员服务领域存在局限 康复的最终目标是帮助患者重返家庭和社会,提高生活质量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而 OT 通过有目的及有选择性的治疗手段、辅助器具的运用和环境的改造等,能够有效帮助患者提高生活独立性,是患者回归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桥梁^[10]。本调查结果显示,青年 OT 从业人员工作单位以综合医院为主,而精神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民政福利机构等从业人员偏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11],与社会需求相差甚远,仍需加强,与闫彦宁等^[10]在 2017 年针对内地从事 OT 人员的调查结果一致。本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广州市关于 OT 的供需平衡失调较突出,79.45%(58/73)受访者表示所在单位 OT 服务需求大于供给,其原因是单位经济条件有限,没有足够的人手和设备提供服务,服务者工作量大、压力大,同时患者康复意识增强、需求增加。目前,康复机构技术人员配置不足,无法满足社会需求^[12],社会应该重视 OT 的发展,加大投入,增加 OT 资源的供给,让更多患者享受康复服务,同时缓解 OT 人员压力,提高服务质量,允许从业者有条件进行科学研究,推动康复事业发展。

3.2 OT 服务未融入社区康复服务中 本调查结果显示,OT 服务形式以患者就医为主,上门服务仅占 4.11%。目前,广州市区的社区康复开展项目比较少,局限于中医推拿、针灸和理疗,OT 和物理治疗较少开展,且社区 OT 从业者偏少。社区开展 OT 康复可以缓解公立医疗机构的压力,病情稳定、状态良好的患者可以在附近社区进行长期康复治疗。同时,社区康复更有条件实现上门服务和居家康复指导,老年患者躯体功能差,不方便转移。社区 OT 上门服务可以让更多身体条件受限的老年患者受益,这也是社区康复长期发展的需要^[6]。

3.3 OT 实践模式以 PEO 模式为主,OT 内容比较局限 OT 实践模式为 OT 师在临床康复中对患者的评估和治疗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循证依据,是重要的评估和治疗工具^[13]。PEO 模式通过人、环境、作业 3 个方面的变量对患者进行评估,并指导临床康复治疗计划,突显了以患者为中心的 OT 内涵,符合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9]。广州市区大部分 OT 服务集中在神经系统和肌肉骨骼系统疾病方面,而精神心理康复开展的相对较少^[13]。由于康复周期长、见效不明显、肢体残疾和疼痛等原因会让患者产生消极心理,如果不及给予正确的心理指导,患者的康复效果则大大降低。目前,OT 康复大多偏向于躯体功能康复,往往忽

略患者消极情绪。OT 服务者应该在治疗过程中及时给予心理干预,帮助患者调整情绪,恢复信心,提高康复积极性。

3.4 OT 活动或宣传存在的不足 目前,OT 从业人员已经遍及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在我国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和普及^[10]。广州市区也大力开展了 OT 服务,但是人们对 OT 的了解不足,在就医过程中接受康复治疗时也只认为 OT 仅是手功能训练。人们了解 OT 的渠道有限,仅限于就医时 OT 师的解析和医院公众号,医院很少举办具有当地特色的 OT 活动(调查中仅有 6.85%的受访者举办过相关活动)。医院和 OT 团队应多制作宣传小视频、举办有地方特色的 OT 活动或宣传,让 OT 服务走进大众视野,让人们认识到 OT 的重要性。

3.5 康复治疗分工不够明确 国外康复治疗师种类齐全、分工明确,包括物理治疗师、OT 师、言语治疗师、假肢矫形师等。在广州,超过 60%治疗师未进行亚专科分类,在已分类的治疗师中以物理治疗师最多,而 OT 师、言语治疗师、假肢矫形师等相对较少^[14]。目前,高校逐渐开始按照治疗师的国际培养方式(即物理治疗师、OT 师、言语治疗师)对康复治疗学学生进行专业培养^[15]。近年来,许多医疗机构逐步推进物理治疗、OT、言语治疗的专业化服务,但是大部分还是以康复大方向为主,依然存在 OT 与物理治疗界限不清、分工不明确等问题。

3.6 医患沟通与合作仍需加强 对于早期康复患者,综合性医院多是进行日常活动的训练,患者往往认为 OT 过于简单或没有训练的意义而拒绝接受治疗^[16]。OT 服务者需要积极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交流,清楚患者及家属的需求。OT 师是指导者,患者是训练及执行者,家属是监督者,三者之间达到良好的沟通可以实现康复效果的最大化。在实施 OT 的过程中要注意作业强度、时间、频率等治疗量,并处理好角色定位,强调服务对象为“活动的主体”,治疗师为“帮助者”“促进者”^[17]。

综上所述,广州市区 OT 服务发展迅速,有关单位也在逐渐加强 OT 师的培训,但青年 OT 师服务领域局限、社区 OT 及精神心理疾患 OT 发展不足、康复治疗分工不够明确、医患沟通与合作仍需加强等问题仍然存在。本次调查样本量偏少,关于 OT 新技术应用、下肢相关疾病的 OT 开展现状等内容未纳入,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以期为医疗机构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 OT 服务建议。

参考文献

- [1] SHI Y, HOWE T H. A survey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practice in Beijing, China[J]. *Occup Ther Int*, 2016, 23 (2):186-195.

(下转第 1443 页)

年共病患者心理一致感的影响[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22, 39(2): 25-28.

[11] KANG H Y. Relationship among leisure competence, sense of coherence and health promotion behavior of active senior; based on salutogenesis[J]. Korean J Lesure Recreat Park, 2019, 43(1): 11-23.

[12] FELTON B J, REVENSON T A, HINRICHSEN G A. Stress and coping in the explanation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chronically ill adults[J]. Soc Sci Med, 1984, 18(10): 889-898.

[13] 赵雯雯. 中文版疾病接受度量表的信效度评价[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8, 24(22): 2652-2655.

[14] 包蕾萍, 刘俊升, 周颖. 心理一致感量表(SOC-13)的信、效度初步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5): 299-301.

[15] 戎艳琴. 脑卒中患者健康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17.

[16] 杨娅坤.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疾病接受度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合肥: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23.

[17] 郭欣然, 井坤娟, 张玲玲, 等. 脑卒中患者健康行为潜在类别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23, 40(2): 182-187.

[18] PARAPPILLY B P, FIELD T S, MORTENSON W B, et al. Determinants influencing the prestroke health behavior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of stroke pati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J Stroke Cerebrovasc Dis, 2019, 28(6): 1509-1518.

[19] 郑思婷, 何春渝, 周均, 等. 脑卒中康复现状与健康管理研究进展[J].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2023, 20(3): 181-184.

[20] LIN S, XIE S, ZHOU J, et al. Stroke survivors', caregivers' and nurse coaches' perspectives on health coaching program towards hospital-to-home transition care: a qualitative descriptive process evaluation[J]. J Clin Nurs, 2023, 32(17-18): 6533-6544.

[21] 裴静. 康复期卒中患者健康行为与心理一致感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8, 21(1): 99-102.

[22] 沈盼, 张进兰, 石琳琳, 等.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疾病接受度在病耻感与生存质量间的中介作用[J]. 湖北医药学院学报, 2023, 42(1): 93-98.

[23] ZHANG X, HUANG T, SUN D, et al. Illness perception and benefit finding of thyroid cancer survivors: a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sense of coherence and self-disclosure[J]. Cancer Nurs, 2024, 20(2): 15-21.

[24] PADMANABHANUNNI A, PRETORIUS T B. Fear of COVID-19, perceived stress, and PTSD: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 of sense of coherence[J]. Eur J Investig Health Psychol Educ, 2023, 13(11): 2399-2409.

[25] GÜNAYDIN Y, UZDİL 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coh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ting attitudes and self-esteem in adolescents[J]. J Child Adolesc Psychiatr Nurs, 2023, 36(4): 278-285.

(收稿日期: 2024-10-26 修回日期: 2025-01-25)

(上接第 1438 页)

[2] 李奎成. 作业治疗的重新定位与思考[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21, 36(1): 86-89.

[3] 张燕妮, 邱雅贤, 林强, 等. 广州医科大学康复作业治疗课程国际认证流程与经验分享[J]. 广州医科大学学报, 2022, 50(1): 84-88.

[4] 姜山, 王英, 王慧.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作业治疗在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20, 26(2): 237-241.

[5] 王一然, 戴婉薇, 苏彬彬, 等. 我国康复服务需求评估与供需缺口原因分析[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22, 28(6): 725-729.

[6] 崔金龙, 施晓畅, 廖鹏, 等. 作业治疗专业思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1986—2006): 历史文献研究(上)[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19, 25(6): 676-682.

[7] 曹庆, 王颖, 朱昭锦, 等. 5 个国家作业治疗师职业状况分析[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19, 25(10): 1228-1235.

[8] BROWN T, CRABTREE J L, MU K, et al. The entry-level occupational therapy clinical doctorate: advantages, challenges,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to consider[J]. Occup Ther Health Care, 2015, 29(2): 240-251.

[9] 张莉, 孙增鑫, 闫彦宁, 等. 我国内地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认证作业治疗教育项目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与分析[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22, 37(11): 1529-1534.

[10] 闫彦宁, 杨永红, 芦剑峰, 等. 我国内地作业治疗人员从业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18, 33(7): 833-836.

[11] LIN V, ZHANG X, DIXON P. Occupational therapy work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ecasting nationwide shortages[J]. Pm R, 2015, 7(9): 946-954.

[12] 李博杨, 吴惠群, 卢守四, 等. 我国康复机构人才培养现状调查与分析[J]. 中国医院, 2021, 25(8): 12-13.

[13] 孙尽颜, 杨伟伟, 邹颖, 等. 作业治疗实践模式在临床康复中的应用[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20, 35(12): 1542-1546.

[14] 李梅, 郭媛媛, 赵碧仪, 等. 广州市康复医疗资源与服务开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24, 39(3): 392-398.

[15] 卓大宏. 关于我国康复治疗技术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分析[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04, 19(6): 6-10.

[16] 徐唱. 作业治疗在综合性医院的现状及发展[J]. 按摩与康复医学, 2018, 9(4): 11-12.

[17] 孙增鑫, 闫彦宁. 作业治疗的临床思路与实践[J]. 华西医学, 2020, 35(5): 608-612.

(收稿日期: 2024-10-10 修回日期: 2025-01-22)